

新校資治通鑑注十二



宋司馬光撰

宋遺民胡三省注

章鈺校記

新校資治通鑑注

第十二冊 正書卷二一九至卷二三六

二百九十四卷 序錄一卷
目次一卷 附進書表等一卷
後序一卷
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
後序一卷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一卷

世界書局

新校資治通鑑注／（宋）司馬光撰；（宋）胡三省注；

章鈺校記

--一版.--臺北市：

世界, 2009. 05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323-1（全套：平裝）

1. 資治通鑑 2. 注釋

610.23

98007715

新校資治通鑑注

第十二冊

621-0521

著者／（宋）司馬光

發行人／閻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〇二）二三一一—三八三四

傳真／（〇二）二三三一—七九六三

網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六月一版十五刷

定價／台幣一三〇〇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一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學 天 胡三省 音 註

唐紀三十五起柔兆涒灘（丙申）十月，盡強圉作噩（丁酉）閏月，不滿一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中之上

至德元載（丙申、七五六）

¹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

²上發順化，宋白曰：慶州，貞觀以來爲弘化郡，天寶後爲安化郡，至德爲順化郡。癸未，至彭原。

³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

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令宰相在政事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更，工衡翻。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⁴第五琦見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見，賢遍翻。上，時掌翻。洋川郡，洋州；本音羊，今人多讀如祥。令漢中王瑒陸運至扶風以助軍；考異曰：鄭侯家傳云：「薦

元載，令於鄆縣置院以督運。按載傳，是時在蘇州及洪州，未嘗在鄆縣。今不取。上從之。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度支使始此。宋白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

開元已後，時事多故，遂有他官來判者，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勾當度支使，雖名稱不同，其事一也。

度，徒洛翻。琦作榷鹽法，用以饒。琦變鹽法，盡榷天下鹽。就山、海、井、竈置監院，使吏出糶。舊業鹽戶併遊民

願業者爲亭戶，免其雜徭。盜煮、私市者論以法。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榷，古岳翻。

。房瑄喜賓客，喜，許記翻。好談論，好，呼到翻。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

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上命瑄以爲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南海郡，廣州。

是時兵興，方鎮重任必兼臺省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朝銜。迄于五季，遂爲永制。其帶臺銜，自監察御史至御史大夫

爲憲銜。守，手又翻。瑄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晉用

王衍爲三公，祖尙浮虛，致中原板蕩。王衍事見晉紀。板，蕩之詩，刺周室大壞，天下無綱紀，文章之詩也。

後人率引此二詩，以諭天下大亂。毛氏傳曰：板板，反也。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爲反也。

鄭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今房瑄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

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事見上卷。

上即位於靈武，進駐彭原，其地在關山之北。上皇在成都，其地在關山之南，故謂之南朝。仍置陛下於沙塞空虛

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使統大權。蓋指李峴、李承式、鄧景山等。其意以爲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

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爲乎！」上由是疏之。考異曰：唐曆：「上以房琯有重名，虛已以待之，禮遇加等。琯推誠審諤，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其所引進皆一時名士。其嫉惡太甚，雅有宰相望。其於彌綸天下，非所長也。後頗以直忤旨，上以名高隱忍，漸不能容矣。琯遂請兵爲元帥，許之。」今從實錄。據考異，則上之疏琯，非特因進明之言也。

房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漳。漳：十二行本「漳」作「潼」；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尙書王思禮副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閑，習也。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爲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天寶元年，更監厓縣曰宜壽，屬鳳翔郡。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以賀蘭進明爲河南節度使。

。穎王璦之至成都也，見上卷。璦，公了翻。崔圓迎謁，拜於馬首，璦不之止；圓恨之。璦視事兩月，吏民安之。圓奏罷璦，使歸內宅；京師有十宅，以處諸王未出閣者。此時在成都，亦即行宮爲內宅。以武部侍郎李峘爲劍南節度使，代之。峘，胡登翻。考異曰：肅宗實錄，明年正月甲寅，以峘爲劍南節度使。蓋峘已受上皇命，而肅宗申命之也。峘，峴之兄也。上皇尋命璦與陳王珪詣上宣慰，至是，見上於彭原。延王玢從上皇入蜀，追車駕不及；上皇怒，欲誅之。漢中王瑀救之，乃命玢亦

詣上所。玢，晉彬。考異曰：明皇雜錄：「賀蘭進明之初守北海也，城車不完，儲積於外，寇又將至，懼資其用，進明遂焚之。適有寺人至北海，求貨於進明，不獲，歸，以損軍用聞於上，遂詔罷郡守。屬延王玢從上不及，遣中使訪之，而加刑焉。會進明赴蜀，遇使，訪于路，曰：『王罪不宜及刑，願少留於路。』使者感而受約。既至蜀，進明言於上曰：『延王，陛下之愛子也，無兵權以變其心，無郡國以驕其志，間道於豺狼，乃責其不以時至，陛下罪之，人復何望！臣恐漢武望思之策，將見於聖朝矣！』因遽馳使赦之；謂進明曰：『俾父子如初，卿之力也！』遂遣進明往靈武，道遇延王，進明馳馬，亦慰之。王望之，降車稽首而去。肅宗謂之曰：『卿解平原之圍，阻賊寇之軍，而不以讒口介意，復全我兄弟，乃社稷之臣。』因授御史大夫。今從舊傳。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騎萬餘攻雍丘。復，扶又翻。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瑁以中軍、北軍爲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

陳濤澤，在咸陽縣東，其路斜出，故曰陳濤斜。又宋敏求退朝錄引唐人文集曰：唐宮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然則陳濤斜者，豈亦因內人所葬地而名之邪？瑁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乘，繩證翻。畜，許救翻。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瑁自以南軍戰，又敗，南軍，宜壽之軍也。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瑁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爲，于僞翻。上乃宥之，待瑁如初。

以薛景仙爲關內節度副使。

。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承寀使回紇見上卷九月。敦，徒門翻。回紇可汗以女妻之，妻，七細翻。遣其貴臣與承寀及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見，賢遍翻。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賜回紇女號毗伽公主。伽，求迦翻。

¹⁰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二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奐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淇水死。新書作赴河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樂安即時舉郡降。樂安郡，棣州。景城既陷，樂安孤絕，即時降賊。蓋人心危懼，城主不能守也。又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渡河南走。思明卽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清河郡，貝州。博平郡，博州。考異

曰：河洛春秋云：「蔡希德引兵攻貝州，貝州陷。攻博州，五日，城陷。」今從肅宗實錄。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章：十二行本「恩」下有「以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萬人。信都郡，冀州。降，戶江翻。史言烏承恩兵力足以拒守。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

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將，卽亮翻。束鹿縣，屬饒陽郡，本鹿城縣，天寶十五載更名。劉昫曰：束鹿，漢安定侯國，今縣西七里故城是也。齊、周爲安定縣，隋改曰鹿城。明皇以安祿山反，改常山之鹿泉

曰獲鹿，饒陽之鹿城曰東鹿，以厭之。復，扶又翻。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饒陽受攻，事始二百十七卷天寶十四載。考異曰：此事出河洛春秋。前云「賊攻深州，經月不下」。後云「興戰守彌年而城池轉固」。蓋前云經月者，今次攻城也；後云彌年者，并計前後之數也。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守，式又翻。窘，渠隕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張興志在必死，自言命在晷刻。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爲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引左傳吳季札之言。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間，古覓翻。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豈不絕口，以至於死。如史所云，則河北二十四郡，惟張興可以言義士耳。

賊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賄、婦人皆爲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擔，都濫翻。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按史思明與郭、李相持於常山、博陵，祿山蓋屢益其兵。及郭、李入井陘，思明乃能下河北。此蓋逆黨稱其才而史不削耳。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

尹子奇將五千騎渡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邏，

郎佐翻。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

11 十二〔章：十二行本〕作「一」；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誤「二」。月，戊午，回紇至帶汗谷，〔新書作「呼延谷」，蓋語轉耳。汗，音寒。〕與郭子儀軍合；辛酉，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榆林，勝州，大河經其北。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子儀還軍洛交。〔洛交郡，本鄜州上郡，天寶元年更郡名。〕

12 上命崔渙宣慰江南，兼知選舉。

13 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帥，讀曰率。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

14 永王璘，幼失母，璘，郭順儀之子也，順儀早死。爲上所鞠養，常抱之以眠；從上皇入蜀。上皇

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事見上卷七月。諫議大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

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璘生長深宮，

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鏐等爲之謀主，長，知兩翻。更，工衡翻。瑒，徒杏翻，又

音暢。好，呼到翻。鏐，力求翻。以爲今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數千里，宜據金

陵，康曰：楚威王埋金以鎮王氣，故曰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覲于蜀；璘不

從。江陵長史李峴辭疾赴行在，璘將稱兵，峴不欲預其禍也。上召高適與之謀。適陳江東利害，且

言璘必敗之狀。十二月，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以適爲之；置淮南西道節度使，

領汝南等五郡，以來瑱爲之；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州山陽郡、滁州全椒郡、和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廬州合肥郡、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陽郡、蘄州蘄春郡、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河州漢陽郡，凡十三。淮南西道節度使，領蔡州汝南郡、鄭州滎陽郡、許州潁川郡、光州弋陽郡、申州義陽郡。已上皆據新書方鎮表。但義陽、弋陽已屬淮南節度，當考。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方鎮表：至德二載，置江東防禦使，治杭州。蓋謂浙江之東也。韋陟所節度者，蓋江南東道也。其巡屬兼有浙東、西及昇、宣、歙諸州。

¹⁵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冰上，凍殺之。

¹⁶上問李泌曰：「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輸，春遇翻。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邪，音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將，卽亮翻。驍，堅堯翻。過，古禾翻，又古臥翻。張忠志，卽安忠志，此時已復舊養父之姓。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

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令，力丁翻。陘，音刑。離，力智翻。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華，戶化翻。使兩京之道常通，

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復，扶又翻，又音如字。使，疏吏翻。並，步浪翻。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泌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鶻、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使肅宗用泌策，史思明豈能再爲關、洛之患乎！上悅。

時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娣，大計翻。惡，烏路翻。爲，于僞翻。倓，徒甘翻。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爲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姑置之，勿以爲先。」倓不從。

17 甲辰，永王璘擅引兵。〔章：十二行本「兵」作「舟師」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猶未露割據之謀。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采訪使李希言平牒璘，詰其擅引兵東下之意。璘，離珍翻。守，式又翻。詰，去吉翻。使，疏吏翻。方鎮位任等夷者，平牒。璘怒，分兵遣其將渾惟明襲希言於吳郡，將，卽亮翻。吳郡，蘇州。季廣琛襲廣陵長史，淮南采訪使李成式於廣陵。琛，丑林翻。廣陵郡，揚州。長，知兩翻。璘進至當塗，希言遣其將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閻敬之將兵拒之，今之當塗，本漢丹陽縣地。晉分丹陽置于湖縣，成帝以江北當塗縣流入寓居于湖，乃改爲當塗縣，仍僑置淮南郡。隋廢淮南

郡，以縣屬丹陽郡，唐屬宣城郡。丹徒縣帶潤州丹陽郡。唐未嘗以丹徒名郡。「徒」當作「陽」。守，式又翻。李成式

亦遣其將李承慶拒之。璘擊斬敬之以徇，景曜、承慶皆降於璘，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瑱、

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衆以討之。韋陟蓋赴鎮，中道聞變，遂會於安陸。降，戶江翻。瑱，他旬翻。

¹⁸于闐王勝聞、安祿山反，命其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闐，徒賢翻，又徒見翻。上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¹⁹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令力丁翻。雍丘，唐初置杞州，貞觀元年廢。賊復置之，築城以逼雍丘。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

河南節度使 虢王巨屯 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彭城郡，徐州。魯郡，兗

州。東平郡，鄆州。濟，子禮翻。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斷，丁管翻。巡遂拔雍

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帥，讀曰率。范成大北使錄：雍丘，百二十里至寧陵。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

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

睢，音雖。守，式又翻。塞，悉則翻。賊收兵夜遁。敕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

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

應。使，疏吏翻。將，卽亮翻。折，之舌翻。

²⁰是歲，置北海節度使，領北海等四郡；領青州北海郡，密州高密郡，登州東牟郡，萊州東萊郡。上黨

節度使，領上黨等三郡；領潞州上黨郡，澤州長平郡，沁州陽城郡。興平節度使，領上洛等四郡。領商州上洛郡，金州安康郡，岐州鳳翔郡。方鎮表止著三郡，餘一郡當考。鳳翔郡郿縣東原有興平軍，因置爲節鎮。

²¹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勝、金天、天成等軍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定戎軍在石堡城北，隔澗七里。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金天軍，其東南八十里有百谷城。河州西八十里索恭川有天成軍，西百餘里有雕窠城。皆天寶十三載置。

²²初，林邑王范真龍爲其臣摩訶漫多伽獨所殺，盡滅范氏。據新書，此事在貞觀十九年。通鑑因其改國號環王，書之以始事。范氏自晉以來，世有林邑，至是而滅。國人立其王頭黎之女爲王，女不能治

國，更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謂之環王，妻以女王。更，工衡翻。妻，七細翻。

二載（丁酉，七五七）

¹春，正月，上皇下詔，以憲部尙書李麟同平章事，總行百司，命崔圓奉詔赴彭原。麟，懿祖之後也。懿祖光皇帝，諱天錫，太祖之父也。麟，懿祖次子乞豆之後。

²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復，扶又翻。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宦李豬兒被撻尤多。舊書曰：李豬兒，出契丹部落，十數歲事祿山，甚黠惠。祿山持刃盡去其勢，血射數升，欲死，祿山以灰火傳之，盡日而蘇。因爲閹人，遂見信用。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

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爲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爲，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舊書曰：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有一刀。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深，式浸翻。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爲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爲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爲樂，懦，奴過翻，又奴亂翻。令，力丁翻。樂，音洛。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將，卽亮翻。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從，千容翻。泌，毗必翻。帥，所類翻。處，昌呂翻。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邪，音耶。語，牛倨翻。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俶，昌六翻。謂人子晨省昏定之禮。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凡廐、牧、五坊、禁苑給使者，皆謂之小兒。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粗閑書計，

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

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粗，坐五翻。娣，大計翻。倓，徒甘翻。數，所角翻。訐，居謁翻。二人譖

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不用倓爲元帥，見上卷上年九月。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考異

曰：『鄭侯家傳曰：「肅宗自馬嵬北行，至同官縣，食於土豪李謙家。張良娣稱腹痛不能乘馬，併小女寄謙家而去。上即

位，使人迎之。迎者或有他說，建寧聞而數以爲言。』舊傳曰：「倓屢言良娣頗專恣，與護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未

知孰是。實錄、新舊本紀皆無倓死年月。列傳云：「倓死，明年冬，廣平王復兩京。」然則倓死在至德元載也。按鄭侯家

傳：「上從容言曰：『廣平爲元帥經年，今欲命建寧爲元帥。』則是至德二載倓猶在也。又云：「代宗使自彭原迎倓喪。」

故置於此。『護國』當作『輔國』。於是廣平王俛及李泌皆內懼。俛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

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俛曰：「竊爲先生憂之。」去，羌呂翻。爲，于僞翻。考異曰：『鄭侯家傳曰：「先公

在內院未起，輔國體肥重，因近牀語，遂以身壓先公。先公素服氣，乃閉氣良久而去。」按泌方爲上所厚，恐輔國亦不敢擅

殺。今不取。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謂上許泌，以賊平任行高志。見上卷上年九月。俟平京師，則去

還山，庶免於患。」俛曰：「先生去，則俛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

委曲順之，亦何能爲！」吾觀代宗所以卒免張后之禍者，用李泌之言也。

4 上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

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治直之翻。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唐制：食實封者，凡一戶則以一丁之歲調給之。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三年。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無所不爲。曩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夫，晉扶。過，古禾翻。考異曰：「鄴侯家傳曰：『泌既與上論封爵之事，因曰：『若臣者，受賞與他人異。』』」上曰：「何故？」公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皆非所要。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皆令先公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上至。至保定郡，先公於本院寮，上來入院，不令人驚，登牀，捧先公首置於膝上，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睡了，剋復效在何時，還朕可也。」欲起謝恩，持之不許。對曰：「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此近戲謔，今不取。

。上聞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諸國兵至涼、鄯、甲子，幸保定。保定郡，本涇州安定郡，去載更郡名。鄯，音善，又時戰翻。

。丙寅，劍南兵賈秀等五千人謀反，將軍席元慶、臨邛太守柳奕討誅之。臨邛郡，邛州。邛，渠